

開放文學 – 神鬼仙俠 – 綠野仙蹤

第三十三回 斬金花於冰歸泰岳 殺大雄殷氏出賊巢

詞曰：霧隱南山豹，神龍歸去遙。阿奴惆悵淚偷拋，肯將舊好全消。賊夫逃至聊歡笑，頓將喉斷頭泉。懷金兩人同逝，軍營且報功勞。

——右調《河瀆神》

且說於冰自法敗秦尼之後，就在桂芳營中居住，桂芳敬之如神明師祖。又叮囑隨行兵丁，不許談及門法一字，喧傳者立斬，所以軍門同管翼兩下俱不知於冰名諱。這日，二鬼又來報說秦尼勸師尚詔歸海不從，即刻隱遁的話，於冰深羨其知機，將秦尼遠遁的話向桂芳說知。於冰又寫了秘書一封，著桂芳蓋心腹家丁，到軍門營中暗交與段誠，付文煒拆覽。即點燈時候，軍門忽傳：各門主將並參守以上官員，俱到營中議事。桂芳、管翼、林岱各率所屬去西營聽候。邦輔升帳，各官參見。邦輔道：「師尚詔不過一勇之夫，無足介意；伊妻蔣金花深通邪術，爾諸將有何良策，各出所見。」諸將對道：「逆賊叛亂，小將等不惜身命報國；至言邪法，實是無策可破。」曹邦輔道：「本院倒有一法，可以擒拿蔣金花，只要諸將用力，上下一心，則大功成矣！」眾將道：「願聞神策！」邦輔道：「尚詔孤守一城，已是釜中之魚，其賊眾不即解散者，恃有蔣金花邪策也。今後師尚詔出城，林先鋒率將禦敵；賊將出城，諸將對敵；蔣金花出城，本部院率將對敵。若師尚詔同蔣金花一齊出城，爾諸將須要協力，必須將他夫妻隔為兩處。此後交戰之時，要互相策應，不必分別營所。俟拿住蔣金花時，然後並力攻城，群賊自然心亂。此時攻城，徒損士卒無益；然各營不可不虛張聲勢，佯作攻城之狀，使群賊坐臥不安。到二鼓以後，偏要鳴鼓放炮，著群賊竟夜支應不暇。」又喚過羅齊賢、呂於淳道：「你二人閒時，仍照前令，繞城遊行，以防叛賊逃遁。此後令你二人隨行軍士，每人各帶竹筒一個，長三四尺不拘，竹筒下面，打透一孔，內用竹棍抽提，棍頭用棉絮包緊，即俗名水槍是也。竹筒內裝豬狗血、大蒜汁、婦人津水等項穢物，打探得蔣金花出城交戰時，可率兵用竹筒噴去；只有一兩點到他身上，則邪法盡屬無用。吾聞島洞列仙，奉行大心正法者，尚要迴避此物，休說蔣金花也。他邪法既不能施展，量一婦人凶勇，斷不及師尚詔，少有武藝者即可擒拿，未知諸公以為可否。」眾將齊聲道：「大人妙算，總在清理之內；邪不勝正，從古皆然。某等俱各小心遵依，共奏膚功！」說罷，令諸將速歸汛地。此即於冰與文煒書中之調度也。文煒得此書後，打算著將來功名，俱在曹邦輔手內，樂得暗中獻策，使邦輔居名。

再說蔣金花回到城中，師尚詔迎看慰勞。金花道：「如今糧草尚可支持，軍士也還用命，只是外無救援，強敵困守，日久必生變亂。依我的主見，明早元帥領六千兵，帶二將出東門交戰，他南北二營，必要接應；再著協力心腹將在城頭觀望，待他南北二營出兵後，其軍勢已分，元帥可預伏膽勇之將八員，各帶兵五百，直衝其南北二營，使他措手不及。城池著我父親同二子把守。我領兵五千，直衝西營，使曹軍門照顧不來。勝則罷了，不勝，我再作法。此謂出其不意，攻其無備，使官兵四面迎敵，一營喪敗，則三營俱星散矣！成敗之機，在此一舉，元帥以為何如？」尚詔道：「此計固妙，只是岳丈年紀過老，二子又太小，俱無威力服人。今諸將士雖說用命，是見你我尚未一敗，伊等猶欲攀龍附鳳，做開國元勳。今你我俱督兵臨陣，城內至親骨肉無人，日前曹軍門又有許多告示射入城內，設或有人開門投降，放入官兵，你我即無家可歸矣！依我的主見，今後你我互相戰守，方為萬全。」金花道：「既如此，我明早帶萬人出陣，攻曹軍門西營；元帥遣四將，帶兵一萬，劫東營林總兵營寨。兩軍若勝，分頭攻南北二營；元帥再遣兵四面接應，這可使得麼？」尚詔道：「此計大妙，定於明早奉行。」次早，蔣金花率賊出城，聲勢甚銳。軍門遣將禦敵。諸將戰未數合，曹軍門帶人馬先退，諸將皆望西南而走。金花揮動賊眾趕來。約有八九里，軍門又遣兵回戰。金花大怒，當先交戰。正戰間，從北來了一枝人馬，約有四五百馬軍，一半步軍。賊將看見分兵來戰，那些馬軍從刺斜裡跑去，直奔金花陣前：一個個擡筒抽提，向金花身上噴去，弄得渾身上下，青紅藍綠無所不有。金花惱極，揮兵趕殺，那一枝馬兵便飛跑去了。正趕間，猛聽得背後大炮一聲，來了一將，旗上寫著「先鋒林」幾個大字，帶領著三千人馬，從背後殺來，勇不可當。賊將分南北亂奔，曹軍門率大眾從面前殺回。金花腹背受敵，慌忙拔劍作法，不意一法不應，心上甚是著急；欲帶兵回城，後面又有林岱，前面又有曹軍門大隊齊來。又聽得一將大呼道：「適才軍門大人有令：賊婦量無妖法，你等只要拿他一個就是大功，餘賊便走脫幾個也使得！」說方畢，眾將各奮勇上前，喊一聲將金花圍了數層。賊眾萬人死亡逃奔，止存二三千人馬，拼命保守金花。曹軍門吩咐播鼓，眾兵將各要立功，殺得賊軍無門可入。此時蔣金花力軟筋疲，滿心只望尚詔救應，被軍門右哨下一馬兵丁熙，趁空一槍，刺於馬下。眾軍將大呼一聲：「賊婦落馬矣！」曹邦輔聽得賊婦落馬，忙傳令道：「吩咐拿活的來！」不意金花已被眾軍馬踏得稀爛，賊眾俱叩首求降。邦輔著記了丁熙名字，差人向三門營中曉諭報捷。正在擒降納叛之際，探子報說：「賊眾在東門劫營，與林總兵大戰好半晌。」曹邦輔傳令，著林岱速去領兵救應，林岱如飛的去了。邦輔又遣參將李麟領兵接應去訖。

再說師尚詔在城頭眺望，見金花得勝向西追趕官兵，忙遣四將，領兵一萬，去東門劫營。眾賊聽得蔣金花已勝，殺出東門，個個賣勇而前，排山倒海的向林桂芳殺來。桂芳聽得東門外喊聲大震，慌率諸將禦敵。眾賊已拔開了鹿角，撞入營門。桂芳只得率眾擋拒，未免心慌。忽見北門轉出一枝人馬，是管總兵旗號，鼓噪蜂擁，砍殺賊眾而來。眾賊知林桂芳無備，以為操必勝之券，正在拼命相持間，今見救兵凶勇，料著不能成事，齊往原路且戰且走。南面林岱又轉來截殺，眾賊慌懼之至！尚詔在城上看得明白，忙遣將帶兵接戰，救應諸賊入城。於冰聽得蔣金花已死，賊營無用法之人，急傳回超塵，止留逐電吩咐道：「你可等歸德平後，打聽林岱、文煒受何官職，到山東泰山報我知道。」說罷，也不與桂芳等告別，架遁光回泰山去了。

且說師尚詔救回眾賊，西門敗殘賊眾有逃回者，言妙法夫人陣亡。尚詔聽了，捶胸大哭道：「我本良民，在涉縣山中得銀三萬兩，做一富家翁，子孫享無窮之福；誤聽秦尼慫恿，使我一敗塗地。今禿賊遠揚，愛妻受戮，二子尚在孩提，兄弟陷於永城，弄得王不成王，伯不成伯，雖生之年，猶死之日也！」說到痛處，就要拔劍自刎。眾賊勸解道：「昔漢高屢敗，而有天下。今城中糧草，可支一年，軍士尚有三萬餘人，背城一戰，尚在勝負未定；再不然一心固守，視隙用兵，亦是長策。元帥若如此悲啼，豈不搖惑眾人心志！」尚詔聽眾賊開慰，又只得勉強料理軍務。

再說桂芳收了人馬，重整殘破營壘，到後帳正要和於冰說知蔣金花陣亡之事，不意遍尋無跡。桂芳大怒，要斬伺候於冰的軍士，軍士們痛哭道：「冷老爺聽得說蔣金花身死，止說了一句：『吾之事畢矣！』吩咐小的帳外聽候。小的們敵人，並未敢離一步，轉刻看時就不見了；小的們正要報知，還求大人原情！」桂芳想了想，道：「冷先生來去原不可令人測度。他知賊營中邪術之人已無，師尚詔我等可以力敵；既是此意，也該和我父子執手一別，少留一點朋情，竟這樣不辭而去，殊覺歉然！」喝退了軍士，心上甚是依戀。忽見中軍稟道：「軍門大人差官相請！」桂芳隨即到西營，見諸將俱在。曹邦輔滿面笑容，說道：「師尚詔未平，原非我等杯酌之日；然賊妻伏誅，真是國家快事，不可不賀！」少刻，大陳酒席，眾將次第就坐，各敘說前後爭戰的話。管翼又說趕蔣金花飛砂走石，打的眾軍頭破骨折，真是亙古未有的奇異事，軍門同眾將俱大笑。桂芳道：「這些小術，何足為奇？日前秦尼姑門法一事，方算得大觀！」林岱、文煒各以目相示，桂芳自知失言。曹邦輔大驚道：「我到把這秦尼姑忘了。此尼精通法術，係蔣金花之師，怎麼從不見他出來？方才林鎮台言及，本院又添一大心病矣！」忙問門法之事若何。桂芳已經說出，難以挽回，遂將來文煒被惡兄嫂百般謀害，致今流落異鄉，將文煒幫助林岱的活，隱過不題；只言文煒素與林岱是結義弟兄，後冷於冰資助盤費，始得尋岳至荊州。又詳細說朱文魁夫妻吞謀財產，引盜被劫的事。眾官聽了，也有笑罵文魁的，也有替文煒歎惜的。後又說到於冰如何安頓文煒妻子，來到懷慶相告，如何被林某父子相留，眾無不歎為高人義士，又將隱藏在軍中，與秦尼姑如何門法，如何駕雲霧追趕秦尼，秦尼勸師尚詔不從遠遁。若不是此人，賊眾還不知猖狂到甚麼日地！眾官俱各驚奇道異，稱羨不已。曹邦輔聽罷，連忙站起道：「此本朝周顛、冷謙之流真仙也！既有此大賢，總他不願著人知道，林鎮台也該密向本院說聲。」吩咐左右：「將酒席

從新收拾整潔，待本院親去東營請冷先生來，大家再飲。」桂芳慌忙告稟道：「冷先生已用神法遁去矣！適才總兵正為此事要重處軍士。」林岱、文煒聽知，大驚失色。邦輔道：「此話果真麼？」桂芳道：「總兵焉敢在夫人前欺罔一字！」又將於冰適才走法備細一說。邦輔道：「總去也只在左近，可遣將率精奇八面趕尋。」林岱道：「此人日行數千里。日前秦尼鬥法，不過騎草龍逃去，此人即於馬上一躍，飛身太虛，此林岱目睹者。既已遁去，如何肯回？軍將等該從何地趕起？」邦輔撫膺長歎道：「此非是本院無緣見真仙，皆林鎮台壅蔽之過也！」又問朱文煒原由，文煒照桂芳所言，又委曲陳說了一遍。邦輔咨嗟良久，向眾官道：「此神仙中之義士也！未得一見，殊可恨耳！」不言眾官飲酒敘談。

且說朱文魁自與殷氏會面之後，總在後院廚房內做刷鍋洗碗之事；少不如法，便受眾人叱喝，遇性暴戾人，還要打。即或與殷氏偶爾相遇，兩人各自迴避，恐招禍患。師尚詔據了歸德，催各賊將家屬同人永城，喬大雄因永城去歸德甚遠，又鐘愛殷氏，恐怕不能隨時行樂，特別的女人盡行打發入永城，單留殷氏在富安莊，又撥了兩個本村婦女服伺。後來師尚詔遣心腹賊將，於各鄉堡黨羽內，揀選壯丁，止留老弱男在家，其餘盡著赴歸德助戰。賊將要著文魁去當軍，殷氏有的是銀子，行了賄賂，將他留下。自大雄赴歸德後，殷氏又用銀錢衣物，買囑服伺的兩個婦人，又重賞廚房中做飯菜等人，一路買通，每晚與文魁同宿，重續夫妻舊好，日夜商量逃走之法。又聽得傳說師尚詔屢敗，所得四縣俱失，各路俱有官兵把守，恐被盤問住倒了不得。殷氏素日極有權術，到此時也沒了。文魁也戀著殷氏，不忍分離。一日，日西時分，殷氏正在院中閒立，見大雄狼狽而來，殷氏接入房中。喬大雄道：「此刻這命才是我的了！」殷氏道：「這是何說？怎麼連帽兒也不戴？」喬大雄道：「還顧得戴帽兒哩！今早我隨妙法夫人出陣，與官軍對敵，原是大家要借仗他的法術取勝；誰想他並不施展法術，惟憑實力戰鬥，被人家一槍戳下馬去。我見勢頭大壞，捨命往外衝殺。喜得那些官軍都以妙法夫人為重，我便偷出了重圍，將盔甲、馬匹棄在路上了。因心結計著你，與你來相商：如今秦神師也走了，妙法夫人也死了，師元帥也死困在歸德了，不久必被官軍擒拿，還跟他做什麼？我想家中有的是銀子和珠寶，我與你可假扮村鄉夫婦，逃奔江南，或山西、山東，還可以富足下半世。你看好不好？」殷氏聽了，半晌不言。大雄怒道：「你想是不願意麼？」殷氏笑道：「我為什麼不願意？你忙甚的，且歇息幾日，我與你同行。」大雄道：「口分遲了，歸德一破，被同事人拉扯出來，就不好了。」殷氏道：「師元帥也是個英雄男子，歸德城現有多少人馬，就這樣容易破？總破也得一個月！我定在後日與你同行，我也好收拾一二。」大雄道：「就是後日罷，也不過耽延一天多功夫。」殷氏著婦人們預備酒飯。少刻乘起燭來，大雄淨了面，更換了衣服。到定更時，酒肉齊至。殷氏與他斟上酒，開慰道：「你要放寬心胸，師元帥即或事敗，你又不是他的親戚族黨，那些官兒們也想不到你一人身上。你吃幾杯罷，也著不得驚怕！」又吩咐兩個婦女道：「你們都去安歇罷！杯盤等物，我自收拾，把酒再拿兩大壺來，我今日也吃幾杯。」須臾，將酒又取到。殷氏著暖在火盆內，又囑咐兩婦人去安歇，並說與廚房下也都睡了罷，一物俱不用了。二婦人去後，殷氏將門兒閉了，與大雄並肩疊股而坐，放出許多的狐媚豔態；說的話都是牽腸掛肚，快刀兒割不斷的恩情。讓大雄拿大杯連飲，弄得喬大雄神魂飄蕩，兩個就在酒席旁雲雨起來。殷氏淫聲豔語，百般囑念，比素常加□倍風情。兩人事畢，又復大飲。殷氏以小杯拼大杯，有時口對口兒送飲，有時坐在大雄懷中勸吃。直到二更時分，大雄滿口流涎，軟癱在一邊。殷氏開了房門，親自到各處巡查了一遍，見人都安歇，悄悄的到廚房內，將文魁叫出來，說與他如此這般的行事。文魁聽了，帶了大鋼刀一把，隨殷氏走來；先偷向門內一看，燈光之下見大雄鼻息如雷，仰面著在炕上睡覺。殷氏將文魁拉入來，教他動手。文魁拿著刀，走至大雄身旁，兩手只是亂抖，向殷氏道：「我，我不……」殷氏著急道：「錯過此時，你我還有出頭的日子麼？怎麼把『我不』的話都說出來？」文魁道：「我怕，怕他醒……」殷氏唾了文魁一口，奪過刀來，試了試，覺得沉重費力；猛想起櫃頭邊有解手刀一把，取下來一看，鋒利無比。忙將大衣服脫去，止穿小襖一件，挽起了襖袖，跪在大雄頭起，雙手抱住刀柄，對正大雄咽喉，用刀往下一刺，鮮血直濺的殷氏滿臉半身俱是。大雄吼了一聲，從炕上一迸，跌在了地。文魁叫了聲「呵呀！」他也倒在地下。殷氏在炕上往下一看，見大雄喉嚨內血流不止，兩隻腿還一上一下的亂伸不已；再看文魁也在地下倒著，要往起扒。殷氏連忙跳下炕來，將文魁扶起，著他動手再加幾刀。文魁起來坐倒四五次。殷氏見他無用，自己又將文魁拿來那口鋼刀，在大雄頭臉上劈了□幾下，見不動轉了，方才住手。將刀從地下一丟，斜倒在炕上歇氣。文魁方才扒起來，看了看大雄，早已死了，滿地都是血跡。文魁用手指點殷氏道：「你果然算把辣手！也該收拾起來，我們好走路；被他們知道，都活不成。」殷氏道：「我再歇歇著，此時渾身倒蘇軟起來。」原來殷氏亦非深恨喬大雄下此毒手；只因屢聽傳聞：師尚詔連失四縣，並連營八座。他是個有才膽婦人，便想到師尚詔大事無成，將來必受喬大雄之累，已有害殺之心。今又知秦尼已去，蔣金花陣亡，其志決矣！許在三天內同去江南等處，恐一時下手不得。不意大雄一入門，就被他灌醉；廚下叫文魁時，已說明主見，同帶了大雄首級，到虞城或夏邑報功，他還想要得意外的富貴，或者啟奏了朝廷，大小與文魁個官兒。一則對文魁好看，二則遮蓋他的醜行，三則免逆黨牽連之禍，也是有一番深謀遠慮，並非是冒昧做出來的。

再說殷氏歇了一會，將鑰匙遞與文魁，道：「正面櫃中，還有四千多兩銀子，你去取來罷。」文魁將櫃子開放，見銀子並未包封，都亂堆在裡面，心上反不快活起來，站在櫃邊思索。殷氏知道他的意思，說道：「我們還要走路，量力帶上幾百罷！」自己也下地來，用那把大刀，將喬大雄的頭鋸下，盛在個氈包內，然後洗了手臉，換了衣服，身邊貼肉處帶了兩大包珍珠。朱文魁將銀子滿身攜帶，已沒處安放了，還呆呆的端相看那櫃子。殷氏道：「我已收拾停妥，快走罷！此時已交五更了。」文魁走了兩三步，覺得著實累贅，定要叫殷氏分帶。殷氏道：「我還要抱人頭，能帶多少？」說了好一會，帶了一百多兩，方才吹滅了燭，悄悄的走至後門，開了門，兩人放膽行走。外面院落雖多，都不關閉，是防有變亂，大家好逃走的意思。夫妻走了幾層院子，也有聽見腳步響，隔著門窗問的。文魁總以喬總管連夜去歸德為辭。兩人出了富安莊，文魁便叫少歇。殷氏道：「這是甚麼地方：我們做的是甚麼事，才走了幾步兒，就要歇息麼？」文魁道：「我身上甚是沉重，如何不歇？」殷氏道：「你棄了些走罷。」文魁道：「棄了如何使的！我不如埋了些，將來好再取。」說罷，又將銀子埋了幾百，方才向夏邑走去。

正是：

妻被賊淫家被劫，今宵何幸皆歸結。莫嫌那話本錢貼，舊物猶存不必說。